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史三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省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李顯忠 楊存中 郭浩 楊政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劔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

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

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憇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於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爲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啜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

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及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啜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謬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旣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啜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鷁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疋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爲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里局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州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起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臯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資又賜田鎮江以崔臯輩克將佐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

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日至

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
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
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
和之雞籠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
文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語在允
文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
兵顯忠選銳十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
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頓遇重傷韋永壽死之敵兵
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
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

爲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
等處招討使擢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卽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降興元年兼淮西招撫
使時金主褒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蠡起耶律諸種兵
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大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
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
爲內應請出師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
旣通則廊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
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

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六月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

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喻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

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
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
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
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
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旉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
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
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建康
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
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
兵二千有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

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
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旨日可復矣宏淵
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
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
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
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
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乾道改元
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賜銀三萬
兩絹三萬匹綿一萬兩提舉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
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

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舉興國宮紹興府
居住歲賜米二千石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入見給直奉賜內庫金再葺前所賜第賜
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
縣人祖宗閔求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與金人
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砦金人來攻亦死
於難存中魁梧沈鷲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
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
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群盜

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 康元平金人

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
府守臣梁揚祖以萬兵入援後赫張俊部曲上問將
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
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
賦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
帝乘高望見介胃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
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
中曰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閣門
祇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

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遷榮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爲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帥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十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

前後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柰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勅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衛之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癯者居半存中

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寢修三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六年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之初入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

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旣而與猷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

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
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
千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
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
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
也不允七年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鄴瓊諸
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
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
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
屯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為不可存中不聽留

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
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
奔而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
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
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
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
司兵二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拓臯敗之時張俊為
宣撫使存中為副使劉錡為判官王德為都統制田師
中張子蓋為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
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

謀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
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先
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
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
則渡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謀報金攻濠甚急
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
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
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旣已失
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
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

曰已

矣俟自以為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

濠列陣

小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

中顧德

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

軍曰那匹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

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

存忠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

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拓臯之功而捨濠梁

之敗也十二年徽宗梓宮攢永固陵命存中都護竣

事拜少傅以保傅為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

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旣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

羽林士皆通孝經况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存中以九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于朝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勅令所刪定官陸游司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為言三十一年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

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虜還以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黃命遂寢未幾仍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為御營使二年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昇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陞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帝親札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

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為之出涕賻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嘗曰朕於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廬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為

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旣顯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築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

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契工部侍郎修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隴千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是知名累遷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

間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
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
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
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
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
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為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
即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
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
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石

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
能犯并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
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為宣撫處置
使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
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
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
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竦釁而動浚不聽
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告舊
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鷄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
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

御使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吳璘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飢民相聚米倉山為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求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特甚戶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置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直達九年改金

洋房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行關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國軍節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璘以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繡鞍仍官一子文資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閣職是歲分利州

爲東西兩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
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年卒
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謚恭毅淳熙元年賜立廟金
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
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
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爲弓
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
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
尚原又攻箭箬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首長二

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白寶雞列柵至
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口數十
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
擊之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
恭州刺史時有妖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
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二年金合步騎數千柵魚
川口政帥精兵劫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
軍儲芻穀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政擊敗
之選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玠戰關下凡六
日改明州觀察使四年撒離喝哀精兵十萬欲道仙

人關入蜀至上奢田玠築壘于關外政曰此地爲蜀
阨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態多端
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以
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
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
還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五
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
拔撫定居民秋亮無犯改經略安撫涇原兼帥還慶
利路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毋留敵境間遣人省視
之母惟勉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

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爲
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入渝盟政建迎敵之策
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借統制楊從義劫金
人于鳳翔府城南砦敗之獲戰馬數百毋卒起復遂
帥師趣寶鷄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六戰七斬獲甚多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
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十一年秋金將胡益習不祝
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玠郭浩會于仙人原世將授
以攻取之策政出和高原浩出商州以爲援玠駐秦

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趨遼三山與金入對壘又敗
金萬戶通檢干寶羅特通檢尼渭北政欲攻拔其成
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
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殺矣乃驚潰政乘
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起議成
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
喜之十三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
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
年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中十
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爲脩復漢江水決爲

守政策長提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
十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爲吳璘裨將
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
復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
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沾禍
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
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柰何撓於和
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
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史三百六十八

開儀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穆國史經筵事都總裁

黎

王德

王彥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皋

胡閔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

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一酋而

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

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千百人

眾愕眙莫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宋史列傳卷一百二十七

一

縛時正見一夜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陳不介胄知爲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授武略大夫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傳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明接戰斬昱俘

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竄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狗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古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彬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揚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卽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

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
聞吾宿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
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
以德為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
死捍江諸將恃以自疆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
楊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
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眾褫
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
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
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

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
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眾殲焉青自縛請命
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異遷中亮大
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
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
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
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纖介不足寘
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是冬知鞏州熙河蘭廓路兵馬
鈐轄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為行營左護
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之三十三

三

至桑根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千戶十余人五年改
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麟猗驅鄉兵三十萬分
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為保江計以帥楊沂中
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敗猗兵于
藕塘猗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援砦遁德追至壽
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
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
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
衆以鄺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從
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穎昌圍

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
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
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陳僞守馬秦同知耶
律温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
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
爾何為者賊遂投兵降焉秦耶律温馳入閉門城守
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
秦率温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時
叛將酈瓊屯亳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义未易
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

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越江一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援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與金人

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木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琦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金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宋史列傳卷三十一
五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
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爲
清河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人夏國有戰功
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
爲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
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
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數
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
散歸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
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

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
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嚮應忠義民兵
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千餘萬綿
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
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
圖也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
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詔
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
敢擊旣至汴京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
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

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
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
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為武翼郎閤門
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為平寇前將
軍彥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
事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為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
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為
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
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
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

言彥即請為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
州時中原盜賊蠡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
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
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
以申櫝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
耳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
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
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
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
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敗走彥休

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
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
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
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
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竒以待閔
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
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
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
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烏卽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
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爲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

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江
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
為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祈守中阻兵窺蜀勢雖
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偽
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
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
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侵浚召彥與
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撒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
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
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

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康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彥以岳飛嫌辭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鬪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于官年五十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為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

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眾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間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

內殿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

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
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
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陣
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
人軍聲益鎮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
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
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
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
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
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鬪戰移時身被數

十槍肩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
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
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
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
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
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
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
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
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
始知勝之功焉金王亮舉兵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

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舟將遁復以兵登計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爲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既捷勝亦還州爲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砂巷

陣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小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勝軍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

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坂勝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閣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崕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自新橋關子門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營距海州爲長垣包州城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

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殺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頃他時取之易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

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闕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

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為殿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

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
謀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
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
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
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
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
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
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
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
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

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
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
還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
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
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
辨是非和仲又讒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
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
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
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
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

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
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
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為獸面木牌大
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
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
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
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
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
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
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鄉掩擊得捷拔陣追襲

少却則入陣間稍憇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
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
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
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
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
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人乘其懈以
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
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
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
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邕至申勝負未

宋史列傳卷三十七 十一
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
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
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步為陣謂士卒曰我當
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阜卒居前騎為殿至淮
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
節度使謚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
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沒處且令有司刻
木以斂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昌承信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
者過淮東始得其詳還言于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

兩鎮節鉞沒入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為
賈和仲誘隸別屯及撤戍隔絕者尚五千餘人入京
口屯駐前軍郊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
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優異又曰人材須用而
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詔郊添差兩浙
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
二萬有郝政率衆走沉州首被白布為成報讐號白
巾賊憲一鼓擒之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
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

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吉訐號

鵬兒以姦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至萬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

還飛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語在飛傳憲坐死籍家貲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竒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

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鄆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董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

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臯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臯聚衆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臯討劇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榮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臯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臯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孛堇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僞齊乞師于金人寇臯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

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出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害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云初檜主和未幾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賜飛從便措置飛乃會臯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穎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穎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穎

昌淮寧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
臯及傳選捷于京西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
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果與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頭張塔等破
金人于垣曲又捷于心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
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
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軍梁興
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
馬網之路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為
恨云

胡閔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
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翔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
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閔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閔
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梟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勸
王師閔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
康年號閔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
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
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
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為招討使飛辟閔休為
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

閔休發憤社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
孫照德安太守

論曰王德素有威略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
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
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
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
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
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
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
而憲以不證飛獄寃死悲天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史三百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張俊

從子子蓋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鮮元

曲端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縣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
盜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
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
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胡羣寇功最進武德郎靖
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

守命制置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爲騎壓之俊時爲隊將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謀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爲兵馬大元帥俊勒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從高宗至東平府時劇賊李昱據兗州命俊爲都統制討之與數騎突圍撓戰諸軍爭奮賊遂熾進桂州團練使尋加桂州

防禦使中書舍人張徽自汴京齎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太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開啓乾龍節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香劫以叛羣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遂徙州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追殺之進徐州觀察使高宗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旣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

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清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旣而敵掩至已逼近旬俊亟奏飭甲乘

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三軍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

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
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
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
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元朮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温州
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
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
當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
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夾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
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含舟登岸力戰殿帥
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旁大破

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砦計事俊令小校徃金人與
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惰慮敵必再
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年正旦忽
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
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
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元朮後七日敵再至俊
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未幾江浙羣
盜蠡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
收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誅之且令兩浙宣撫使
周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

六月改御前五軍爲神武軍俊卽本軍爲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彊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蠱惑中外圍江州久未解時方患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欽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

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謀知賊息乃議戰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旣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宜乘賊勢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俊未拜親詔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追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

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
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
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
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
潰馬進爲追兵所殺賊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
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先是謀至舉朝
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
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爲計鼎曰公言避
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
遂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旣而

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
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
旣無留心必逕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
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以
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
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
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
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
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
家灣遇猷大兵與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

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帝曰卿議
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
復何慮又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
勉勵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
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臣當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
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
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廬州
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
九年冬金復淪盟再破河南圖順昌府命俊策應劉
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

南兩京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
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
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
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
州留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
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
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
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爲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
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
屯昭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

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議賞宿亳功俊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濟六人同日首受上賞俊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

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三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侑以教坊樂部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師以其姪清海軍承宣使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後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寃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與諸將

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與士木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歛以一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子仁

子盖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宏戰死子盖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遷武功郎紹興六年劉猷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化窺江詔遣俊會劉光世軍勦之子盖從俊擊猷于藕塘授閣門宣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

馬步軍都總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興復宿亳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廬州攻含山縣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盖從王德馳入和州金人退也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俊遣子盖與錡金大戰於柘臯敗之軍勢赫張兀术復攻濠州子盖又敗之于周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盖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盖為鎮江府都統

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略陣玘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即位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子蓋受命還招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金人將蕭鷓巴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謚恭壯子蓋從俊征討藕塘柘臯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顏以父恩補三班借職監闕鄉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為統領從俊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顏夜襲其城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顏破其前軍盜楊勅破松溪命宗顏及李捧陳

思恭討之宗顏次浦城不進劾又掠建州宗顏趨南
劍州與勅遇遂歸盜猶未平謬言已擊退侍御史沈
與求劾宗顏三將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
敵貶二秩從俊討李成與成將馬進戰玉隆觀敗之
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
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
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
兵龍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
僞齊入寇詔張俊解淮西急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
俊合檄宗顏自泗州為後繼與猊遇于李家灣大破
之橫屍滿野猊僅以身遁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
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
言曰此張鉄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
軍節度使謚壯敏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陰補三班
奉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
慶為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
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時
有事燕薊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

將郭藥師降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
虛趨燕以光世為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
三官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
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
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充鄜延
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
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險扼光世據之敵至敗
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聞范
致虛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
以為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具言京城

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帝決圍南去
衆稍安進屯陝府致虛欲合五路兵進與金戰光世
難之別道趨虢遂致濟州謁康王命為五軍都提舉
王即皇帝位命為省視陵寢使尋為提舉御營使司
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
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
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
也時湖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
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
其後軍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

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為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

世以選卒為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光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為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

馮楫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聚逐也太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酈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命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別除守臣光世專充

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且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任三處需求遂罷世忠俊兼領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

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以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因剏竒兵赤心兩軍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真楊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以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范宗言言光世軍多冗費請汰其罷軟者帝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庶幾不疑光世以枯槁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

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給錢糧增將吏皆從其請仍給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爲軍中一歲費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繒帛方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官中丞沈

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將出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練乞移其軍還闕帝曰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頤浩至鎮江光世軍果告乏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光世奏部將喬仲福靳賽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光世固乞轉行給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

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汭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彥光楊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鄺瓊屯無爲軍爲濠廬援賊乃退光世奏鄜延李侂充閣門祗候言者論其涉私罷之金人

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讎復諭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並封其三妾爲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爲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晟破之加保靜軍節度

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八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爲後距劉猊驅鄉民僞爲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廬難守密于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鄺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遇金將三戰皆敗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家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

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中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公輔又言光世雖罷而遷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後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酈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陝西宣撫司弟光遠疏其短于言路

如淵時爲中丞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王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

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遠砦諸羌入寇經畧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興師城澤州羌悉衆來爭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州城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砦坐法免宣和五年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爲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甚淵諭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

逆戰而僞遁我以強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弦而倒逐北至淳安賊據幫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閣門宣贊舍人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重兵壁盧溝南遣淵等數千人護餉道戰敗爲敵所獲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楊惟忠辛興宗破群盜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爲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北宣撫使范訥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爲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

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寥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朝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群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為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群盜蠡起以淵為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揚子橋期

年群盜略盡遷嚮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已招其降而復盡誅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內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上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

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簽書仍解都統制以慰衆心先是統制官苗傳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缺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亦以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傳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錐刀我何愛爵祿曷若為富商大賈邪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群盜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謚襄愍子倚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若人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為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酋長墜馬餘皆遁去授閣門宣贊舍人苗傳劉正彥之變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賊勢既衰擒于

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鉤扳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繼從討閩寇范汝為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元獨跨馬涉水薄賊砦四顧周覽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壯銳于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

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僞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

邦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陽至劉令莊騎纔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

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畧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庠不謹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懷德軍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畧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秣道不拾遺金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

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會雍耀間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端又稱已奏乞回避庶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為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鯁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十一月金謀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

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温州觀察使知鳳翔府王瓌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城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下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

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王燮將兩軍在慶陽端召之燮不

應會有告變過邠軍士劫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燮謂中孚曰燮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燮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初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吳玠襲斌擒之端自襲宗諤殺之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畧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州陝入辨以百口明端

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為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以合財已備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一事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况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為

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還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

已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為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貶劉錫浚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叙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元年正月叙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

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
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
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
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
維之糊其口壻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
血而死年四十二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
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
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
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夷

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
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
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
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
師律不嚴卒致鄴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
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
盖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
淵以總率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
况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
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

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効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寃盖亦自取焉爾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終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史三百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留嘉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呂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

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掎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祕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相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審金主亮已斃所遇乃

歸師悔不遽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因其輜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宣諭使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

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孀二女自淮而還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年繇京口入覲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

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姦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為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為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此事

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
必能事者廼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
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
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
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
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
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佐
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
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
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慨然顧左

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如鐵耶李寶石不變矣酌酒自
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
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
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
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
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此
非復吾境乃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
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戒迎
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
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

署旗集義勇卒應拔名者數萬人實列名上諸朝檄
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俱發至膠
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
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拖樓中來如鍾鐸聲
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
寶船始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
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石舉帆帆皆
油纈彌旦數里風浪港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
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
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

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垠脫甲歸命
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甚衆俘大漢軍三
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詢等上于
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
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
佐切諫以為金主亮方濟淮聞通秦已陷得遠失近
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為表裏援遣曹
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
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
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

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寶戰且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韜為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龔元木討范汝為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

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為樞密使詔進閔棣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

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已
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
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出敵不意擣
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亮死閔
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
南岸軍士喏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
護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
積諸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
衆閔至泗州奏巴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閔
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庶劾之猶超拜太尉主
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為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
奪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
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
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
殿授河北隊將戊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
援京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
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祇候俊置靖勝
軍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
左軍統領金兵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

露立水濱麾舟濟之苗傳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
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
大夫陸統制紹興元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
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
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奔蕩尋詔入衛十年金犯亳
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
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滁濠密進擊之且命
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竹間敵疑宵遁密
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進中衛協忠大
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宣州觀察使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橫密授張
守忠方略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
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宣使
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
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
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
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
密再為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
視舟師徹禁旅防守密不為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
為醴泉使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韜之長子也宣和末韜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京城不守韜死之既免喪除祕閣脩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改集英殿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

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拔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伍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

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
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
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
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
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
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
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
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

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
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
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
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
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金
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
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明年玠以
秦鳳經畧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
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
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

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

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覬

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
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
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
前者死後者被其甲又進以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
計如此浚雖劔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
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授
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
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竒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
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

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
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
殿脩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
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之糧
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
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
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
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
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
淮西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

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䟽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䟽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又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珙自有轉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薦教之異時卒為大儒

云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為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南北為荆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進直祕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

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旣陷漣水破山陽盱眙遂犯承州社上章言宜遣兵爲世忠援旣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社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詔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社獨抗言士氣

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社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酈瓊爲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濶畧况此小嫌乎當

力爲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肝貽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金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誰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

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倅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旣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饜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措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廊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旣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玠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號兵威稍振未幾瘍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僉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

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
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
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
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
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
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
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
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
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
蜀頗有方畧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

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
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
始至卽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
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卽聽命都統每入謁
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闒吏乞
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
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
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
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
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

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詳巴劔州大安軍七郡爲東路至興元命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璘爲安撫而命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時軍已飛移屯內郡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

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拜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搴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成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宋史三百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勅修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澥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為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進慶國始時中嘗為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

和瑞應記及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圓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秘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脩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即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是以綱爲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爲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筭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爲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

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爲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

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仁言昔周以豕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歛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爲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爲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于朝起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徒大名尹前尹土革慘而怯盜無輕重悉抵死小有驚輒閉城以兵

自衛處仁至即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宗賜手詔曰金人雖約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錄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卽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卽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公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人見欽宗問割二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旣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洵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迄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爲右丞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

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爲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爲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爲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起爲大名尹北道

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爲首相無大建明方進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之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卽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

再謫靖康元年澣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大原朝廷
命李綱宣撫兩河澣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自
康邸出使除澣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
書左丞金人犯闕詔宗室郡王為報謝使澣與曹輔
以樞密為副留金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
詣金營澣扈從張邦昌僭位與澣有舊取之歸以澣
康邸舊臣命為奉迎使為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
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言者論澣嘗汙偽命奪職
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澣為文
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

州死妻子流離澣力振其家及入諫省奏官其一子
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揚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
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
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
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
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
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
宰相何橐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大峻奏補脩職郎
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

奉卽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又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預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

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論事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詔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計至復以倫為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即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傳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

書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御命則其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迓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輶無狀且謂預恐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肯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既見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直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群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

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閣門事
藍公佐為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
授使指二十餘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為設宴三日遣
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
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
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
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
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
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

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
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
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
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
倫為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
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
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
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
境倫有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即遣介具言

于朝乞為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
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
令韓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知撻懶
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且知
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
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
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
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
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
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
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
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
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
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
命被留欲汗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
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
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
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字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

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契丹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目遭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爲我蕃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

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卞莊兩闔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虛中見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闥卜粘罕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慙不知所爲卽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爲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是日報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

任之卽命虛中草詔畧曰言路壅蔽而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下放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遂收歛爲一西路稍通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

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鷲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旣至敵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

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驢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大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爲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

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浩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詔福州存卹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運判官檜銜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

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徃徃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搃其字以爲謗訕由是媒孽成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爲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且爲置後是爲紹節官至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建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祕秉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搃已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

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旣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爲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

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大淵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

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章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大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耻復讐爲志思退每借保鏡息民爲口實更勝迭負思退

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孱佞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綸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受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諷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命... 大... 中... 金... 人... 王... 餘... 無... 熟... 不... 貴... 君... 臣... 中... 女... 致... 甲... 陽... 不... 今... 四... 商... 蔡...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